

# 欧阳海之歌

金敬迈 著

# 欧阳海之歌

金敬迈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欧阳海之歌/金敬迈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 
2009

(人民文学出版社·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)

ISBN 978-7-02-007444-0

I. 欧… II. 金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61827号

责任编辑:杨柳

装帧设计:何婷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欧阳海之歌

金敬迈 著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320千字 开本880×1230毫米1/32 印张14.75 插页1

1966年7月北京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000

ISBN 978-7-02-007444-0 定价37.0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# 出版说明

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上,几代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长篇小说。我们作为新中国成立最早、规模最大、门类最全的专业文学出版社,素有“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”之誉,长篇小说出版资源非常丰富。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,我们从业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遴选出部分优秀作品,汇集成“人民文学出版社·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”一次性推出。这些书目的选择,兼顾历史评价、专家意见、读者喜好,以及题材和思想艺术风格的丰富性,它们集中展示了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伟大成就和发展变化,从文学的角度折射出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。入选作品大都经过了时间淘洗,是可以流传的上乘之作。阅读或收藏,均富有价值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009年5月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风雪中

- 一 起名 ..... 1
- 二 饿死不讨米 ..... 12
- 三 过年 ..... 21
- 四 “天兵天将” ..... 32

## 第二章 阳光下

- 五 变了 ..... 44
- 六 “快长吧,欧阳海!” ..... 62
- 七 当兵的心思 ..... 70
- 八 飞向前方 ..... 79

## 第三章 战斗在召唤

- 九 炮声在哪方 ..... 93
- 十 没有寄出的信 ..... 102
- 十一 百万农奴站起来 ..... 113
- 十二 “这里就是前线!” ..... 122

## 第四章 前进的路上

- 十三 “属虎的” ..... 135

十四	“我来算一个!”	143
十五	大红花	152
十六	擅离岗位	157
十七	“小老虎”	168
十八	敲打	177
十九	“响鼓也用重锤敲”	183

## 第五章 骨硬心红

二十	紧急任务	195
二十一	扬帆远航	204
二十二	心意	212
二十三	入党	218
二十四	突击组长	230
二十五	第三次立功	238

## 第六章 “火车头”

二十六	阶级兄弟	247
二十七	买书	255
二十八	“问题在哪里?”	265
二十九	源泉	274

## 第七章 家乡行

三十	“大哥呢?”	286
三十一	野菜	295
三十二	“我叫解放军”	306
三十三	烟叶	314
三十四	万里鞋	322
三十五	亲人的嘱咐	329

三十六	通信班长 .....	333
-----	------------	-----

## 第八章 新的考验

三十七	挑重担 .....	340
三十八	正确处理 .....	353
三十九	误会 .....	363
四十	“与人为善” .....	371

## 第九章 迎着烈火冲上去

四十一	“雷锋的战友” .....	385
四十二	听到批评的时候 .....	395
四十三	高标准 .....	406
四十四	干革命 .....	420

## 第十章 脸不变色心不跳

四十五	箭上弦 .....	430
四十六	山顶上 .....	439
四十七	向往 .....	447
四十八	南岳枫红 .....	456

# 第一章 风 雪 中

## 一 起 名

春陵河水绕过桂阳县，急急忙忙地向北流着，带着泥沙和愤怒，留下苦难和呜咽，穿峡出谷，注入碧蓝碧蓝的湘江。湍急、咆哮的春陵河身后，是一块荒凉贫瘠的地带——桂阳山区。山区的东北边是起伏不平的丘陵，西南面就是高耸入云的南岭山脉了。在一块石多地少、岭高涧深的半山腰上，集居着十来户贫苦人家，世代代向吝啬的石头缝里洒着汗水。这儿，土比别的地方珍贵，石头比别的地方多，汗水比别的地方更不值钱。有活路的人家，谁也不愿挂到这上不着天、下不着地的山坳子里来，只有饥饿的乌鸦才不得不在这里歇歇脚。人们鄙弃地把这个穷山村称作“老鸦窝”。

一九四〇年阴历十月二十三，乌沉沉的天紧紧扣在山顶上。平地上初冬刚至，老鸦窝早已是严寒逼人了。从西北方刮来几团灰白色的云彩，绕着山尖不肯离去，云层顺着山背漫下来，山区隐没在一片雾霭中。几只老鸦，扑打着翅膀，匆匆忙忙自天外归巢，山上留下了一片凄凉的呱呱声。它们像是替老鸦窝的穷苦人鸣不平：“苦哇！苦哇！……”

上灯时分，雪花打着旋儿，静悄悄地向老鸦窝扑来。大雪染白了屋顶，盖满了田塍，遮断了山路。白茫茫的老鸦窝，除了呼呼的



北风外，没有一点声响。人们蜷缩在自家的火塘旁边打瞌睡——哪一个冬天不是这么熬过来的！

村子北边，那间用石头和土块儿垒成的小屋门前，有一棵刚刚出土的小松苗，正被北风撕扯得左右乱晃，指头般粗的树干，在风雪中挣扎。看样子，小松苗怕是活不成了。屋子里边，柴草把四壁土墙熏得漆黑，墙洞里搁着一盏昏暗不明的小油灯，黄色的火苗有气无力地跳动着；床上传来几声轻微的呻吟，欧阳恒文的女人临产了。北风夹着雪花从墙缝中，从茅草屋顶的隙罅里挤了进来。床上、补丁连成片的蚊帐上，都积下一层薄薄的雪花，寒意直透骨髓。刚过四十岁的当家人欧阳恒文，坐在火塘旁边发呆。过重的体力劳动和挑不起的生活重担，压得他腰弯背驼，愁得他满脸皱纹，看上去倒像五十岁出头了。他往火塘里添了一把柴，回头望望床上呻吟着的妻子，心里盘算着：

“……又要添一张吃饭的嘴了！三分冷水田、一亩八分坡地，怎么养得活这五口之家啊……明年的日子怎么过，今年这个冬怎么熬！唉，老天爷又不睁眼，偏偏今年冷得这么早……”

十来岁的二姑娘欧阳玉英给妈妈掖了掖破被子，走过来蹲在爹爹跟前轻声说：“爹！我去隔壁屋里把杏婆婆请过来吧。”她见爹爹一直望着火塘出神，便不等回答，开门跑了出去。一阵风挤进门来，把墙洞里的小油灯吹灭了，屋里一片漆黑。

欧阳恒文打了个冷颤。他像刚被惊醒过来似的，连忙站起身来掩好了门，从火塘里点燃了一根松明向油灯走去。

“算啦，莫点灯熬油了！今天怕还不到日子。”女人在床上望着恒文手里的松明说。

欧阳恒文犹豫了一下：“唉！攒下这盏把两盏油也熬不过冬！”说着还是点燃了小油灯。他焦急地望了望窗外：“嵩伢子打头遍鸡叫就起了身，出去一整天，也该回来了。要是他能借点把子粮食回来，你在月子里多少还能喝两口稀的……唉！都十七八岁的人了，

办事还这么不利索。”

“跑也是空跑，穷亲穷友的，家家碗里照得见月亮，你让他到哪家去借哟？苦就苦在今年种的红薯也遭了大旱，没得么事收成，这一下雪，怕连野菜也……”

门被推开了，二姑娘玉英搀着杏婆婆进来。杏婆婆在床前看了看脸色蜡黄的女人，回头埋怨地说：

“哎呀！都发作啦，连水还没烧一盆！玉英妹子，快！多加几根柴火，把火笼旺点。”她对着欧阳恒文向门外摆了摆手，“男人家先出去一下。”

欧阳恒文看了看床上的妻子，只见她虚弱焦黄的脸上已经渗出了一颗颗汗珠。他茫然不知所措地退出门来站在屋檐下，揪心地听屋里边妻子一声接一声地哼着。雪越下越大，不一会儿，欧阳恒文的衣服褶皱上都堆满了雪花。他像根木头似的呆在门口，脑子里乱糟糟的。生儿育女，养家糊口，眼下穷得缸里一坛子清风，手里空捏两把汗水，拿么事来填饱肚子，熬过冬啊！……他把两只长满厚茧的大手抱在胸前，嘴里默默地祷告着：“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老鸦窝，苦撑苦熬七代人，未必到我恒文手上就过不下去了？我不求金不求银，盼只盼明年多下点雨水，逢上个好年成。我和嵩伢子拼死拼活再往坡上多甩几把汗水。穷人没得地，力气就是粮啊……”

村口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十足成年人模样的嵩伢子敞开衣襟、空着双手，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。

“爹，我中了！”嵩伢子劈头一句。

“中么事了？！”

“中签啦！”

“签？……么，么事签？”

“壮丁签！”

“啊！……”欧阳恒文浑身一颤，下意识地一把抓住了嵩伢子。

“中午潘保长在乡公所当众开的柜。先说是刘大斗的五少爷中了；刘大斗打发人送了张帖子来，他姓潘的一改口，又说是我中了个‘上上’，头三名就有我一个！”

欧阳恒文像是当头挨了一棒，晃晃悠悠地站不大稳。他明白，把嵩伢子一抓走，就算明年风调雨顺，那地里的功夫靠哪个呢？……这是要了全家的命啰！

“不是说……不是说‘独子不当兵’吗？他们官府定的法令，未必说改就改，说变就变啦！”爹爹急得舌头发直，话不成句地说，“你……你都十七八岁的人了，就、就不懂这个事？就不晓得跟、跟他们评评理！”

“法令？这是潘保长和刘大斗搞的鬼名堂！他拿了别个的包袱钱，硬拉我去补刘家五少爷的名字。”

“不怕，嵩伢子，我们不怕！‘独子不当兵’，这是上头定的法。他潘保长敢甩偏手，我就敢告他！”爹爹给自己壮着胆说，“告到区里，告到县政府，我也不怕他！”

“爹呀！”嵩伢子气得直跺脚，“镇上的周铁匠替我打抱不平了，可他潘保长说，‘恒文婆娘快坐月子了，这回嘛，要是生个带把儿的，嵩伢子还算么事独子？依法就该两丁抽一！’”

“什么？生个儿子就‘两丁抽一’！……”欧阳恒文觉着天在打旋地在转，迎面扑来的雪片，像是一把把尖刀直钻心窝。他打了一个寒噤，心里凉了半截，仰头望着昏黑的夜空，嘴里不住地咕噜着：

“‘两丁抽一’……‘两丁抽一’……”

“哇——哇——”屋子里传出了初生婴儿的头一声哭叫。他哭得那么响亮，清脆。

“这……”他们两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呆了，直愣愣地在雪地里站着。

门开了，玉英姑娘飞快地跑了出来，高兴地喊着：

“爹！妈生了，是个弟弟！”

“什么？玉英妹子，你瞎说！你妈她到底是生了个妹子，还是……”爹爹不相信地问。

“是个弟弟嘛！”玉英不解地回答。

杏婆婆从门缝里探出头来：“恭喜恭喜啊，生了个儿子，是生了个儿子！早三个月我就看出来，肚子圆圆的，不像是怀的丫头。好啊，这也是你们家的福气，‘丁成双，日子旺’啊。快进来看看。”

“那……杏婆婆，难、难为你老人家了！”欧阳恒文对着杏婆婆苦笑了两声，急忙背转身去。他撕扯着胸前的衣襟，绝望地喊着：“杀人的老天爷！‘两丁抽一’呀！……”他试着抬了抬腿，可是迈不动步子。脚下的大地像裂开了一条缝，他正从这条缝里往下掉着；眼前发黑，什么也看不见了，满耳响起了呼呼的风声。他心里明白：这回是真的掉进那万丈深渊里边去了……

“哇——哇——”新生的婴儿在昏暗的茅屋里有力地哭叫着。这个不该出世的孩子啊，他伴随着严寒、饥饿和苦难，呼叫着，挣扎着来到了这不平的人间。

交二更了。

屋子里静悄悄的。一家人围在火塘旁边，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谁都没有出声。小儿子安详地躺在妈妈怀里。

风还在刮，雪还在下……

“唉！”床上的妈妈长叹了一口气。她眼泪汪汪地望着怀里的儿子，把前前后后的事情想了又想。她摇摇头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没有别的法子好想了，看看哪家有福养得起，就趁早把他送过去，免得……”

爹爹打断她的话说：“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国民党当道，日本鬼子又要打进来，还有刘大斗、潘保长逼租要人催得紧，哪家还添得起一张嘴哟！”

“那……”妈妈带着哭声说，“那只好趁天没亮，把他送到土地庙去。”她亲着怀里的儿子：“儿啊，不是你爹妈不要你，实在是你投

错了胎。要是你的命长，总会碰上哪家有福气的好心人把你抱回去的……”

“妈！”玉英哭着扑到妈妈的床前，“莫把弟弟送到土地庙去，去年廖二婶把他们的细妹子放到土地庙旁边，一根香还没烧完，廖家的细妹子就让山狗子拖走了！……要丢弟弟，还、还不如把我卖了……”

“二丫头！”妈妈摸着玉英的头说，“把你卖了，还不是要‘两丁抽一’！没有法子啊。不是做爹妈的心狠，就只当……就只当他不是妈妈身上的一块肉……”

“妈！”嵩伢子闷声闷气地喊了一声。他想说，“抓丁就抓丁，豁出自己死在师管区，也不能把弟弟……”看了看妈妈的脸色，他把话又咽了回去。

“伢子他爹，眼看天不早了，你快些拿个主意呀！”妈妈催促着说。

欧阳恒文双手捂着脑袋在那里发愣，刚才的话他都听见了。可是，他能拿什么主意呢？丢到土地庙，不等天亮就会被山狗子拖走，再不，也得活活冻死；不丢，抓走了嵩伢子，全家靠哪个？把小儿子留在家里，也只有饿死这一条路呀！……

全家静静地坐着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呼啸而过的北风里，传来几声鸡鸣。

“伢子他爹，天快亮了，要抱就快点抱出去！”

爹坐着没有动。妈妈把孩子托在手上说：

“嵩伢子！来，你把弟弟抱……抱出去。”

“我不！我不！”哥哥边说边往后退，贴在墙角边站着。

“我来！”爹爹猛的一下站了起来，“不能为他饿死全家！”他浑身颤抖着，走上前去从妻子手上接过孩子，转身刚要开门，又慢慢地走回到油灯跟前，眯缝着眼睛，透过泪水把刚刚出生的小儿子看了又看：红通通的脸，一头黑发，连眼睛都没睁哩。“唉！……”他

一咬牙，向门口走去。

“爹……”嵩伢子和玉英连忙上来，一把扯住爹爹的后衣襟，跪下来喊着：“爹呀……”

爹爹没有理他们。玉英又回转头来望着床上的妈妈：

“妈！你，你不知道，外头正下着大雪哩……”

妈妈赶忙背过身子，紧紧咬着衣角，一面用手撕扯着自己的头发，一面不停地把额头朝床沿上撞着。床上传来了强忍着的隐隐啜泣声。

欧阳恒文见妻子这副模样，心里一阵绞痛，两条腿像有千斤重。抱着怀里的儿子，他怎么能跨出眼前这道门槛！可是他看了看跪在身边、中了壮丁签的嵩伢子，想起往后的日子，“‘两丁抽一’，两个总要舍一个！”他跺了跺脚，喊道：“你们把手松开！”随即打开了门。

一阵冷风夹着雪花涌进门来，怀里的儿子惊醒了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这一声哭叫，像一根钢针，像一把利刀，像一束带刺的竹签扎进了妈妈的心里。她喊道：

“伢子他爹！你……”

欧阳恒文停住了脚，回头望着披头散发的妻子。

“你等等，等我……再给他加上件衣服！”妈妈说着，把儿子接了过来，赶忙脱下身上那件补钉挨补钉的棉袄，细心地把儿子裹得紧紧的。

“哇——哇——”小儿子不停地哭着。妈妈不由自主地解开衣襟，把奶头塞进他的小嘴里，屋子里又恢复了平静。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儿子，把儿子紧紧地搂着。她不停地揉着干瘪瘪的胸脯，恨不能在这几秒钟内，把全身的奶汁、血和爱都灌到儿子身上去。母子俩越靠越近，越贴越紧。忽然，她拔出奶头，发疯似的喊着：“快！快接过去呀！”她意识到，儿子不能留在怀里了，只要再温存一会

儿，母子俩就再也分不开了……

欧阳恒文抱着小儿子，踉踉跄跄地走出门去。雪花扑打在他的脸上，一阵疾风吹掉了他头上的破毡帽，他仍然如呆如痴地向前走着。该拐弯上路了，他找不到门口的那棵小松树。定神细看，小松树已经被大雪深深地盖住了，只留下一束松针在北风中摇曳。

前边，土地庙像个白坟包似的立在岔路旁边。庙门，像张黑乎乎的大口，要把这父子两人全吞进去。欧阳恒文来到土地庙跟前，他腾出一只手来把香烛台上的积雪拂掉，轻手轻脚地放下怀中的儿子。他平静地向那不管人间事的土地公公、土地奶奶默念了几句托付的话，转身往回走去。

小儿子静静地在香烛台上躺着，也许他会从此安详地睡去，再也不会醒过来了。

两声凄厉的犬吠撕破了沉寂的雪夜，小儿子被惊醒了。他踢蹬着小腿哭了起来。这几声哭叫拖住了欧阳恒文的脚步，使他也好似从噩梦中苏醒过来……

这是第七胎了。早先的六个孩子，冻死饿死了四个，只留下嵩伢子和英妹子两人。为了那些没能活下来的孩子，做爹娘的担了多少心，流过多少泪啊！……如今，儿子来了，又亲手把他扔到风雪地里，饿得发狂的山狗子，正在这山前山后打转哩……

“这是我自己作孽，还是老天爷要绝我欧阳家的后啊！”他回过头来望着土地庙，“我在做什么事？老鸦窝坡上坡下十多户，一色受苦人，能指望哪一家半夜把这孩子从土地庙捡回去？糊涂啊！我这是亲手把一个活活的儿子埋到雪里去，我这是拿自己的骨肉来喂山狗子呀！”望着土地庙，望着漫天大雪，他不由自主地返身朝小儿子奔去……

妈妈倒在床上，听着门外的脚步声消失在风雪里了，心里像刀绞似的。这是掏走了她的心肝，挖掉了她身上的肉！十月怀胎不易啊，难得让儿子落了地，又眼睁睁地看着把他丢了。她越想越后

悔,越想心越痛,摸了摸身边,空空荡荡地不见了儿子。她昏昏沉沉,像是在一场噩梦里,可又明明感到嘴里发咸,流不完的眼泪正往肚里淌哩!

“作孽呀!……作孽呀!……这杀人的‘两丁抽一’啊!”妈妈嚎着,从床上滚落到地下……

突然,像是一阵大风推开了两扇破门,欧阳恒文紧紧抱着儿子奔了回来:

“抽丁就抽丁,抓人就抓人,要死我们也死在一堆!儿子没有罪,我不能把他丢出去。我不能啊!”

全家看见爹爹抱着孩子跑了回来,反倒吓呆了,谁都说不出口来。母亲跪在地上,伸直手臂,嘴唇抖动着,半天才挤出一句话:

“他爹,快,快,快把他给我啊!”她像捡回来一个儿子似的,飞快地扯开衣襟,把孩子紧紧贴在心口上,惊惶的眼睛,不安地望着恒文,唯恐他又把孩子从怀里抢走。

两行泪珠,正从欧阳恒文布满皱纹的脸上,往下淌着。

风还在刮,雪还在下……

雪一连下了几天,刚刚停住,保长先生进山了。老鸦窝山高路险,保长从来无事不上山。今天他提着个文明棍,悠悠晃晃爬上山来,准是又打谁家的主意了。远远看见潘保长直奔茅屋走来,欧阳恒文张皇失措,连忙迎了出去。

“恒文哪!听说你屋里又添了个丁。我公事忙,还没来恭喜恭喜哩!”潘保长笑呵呵地说着就要跨进门来。

“保长先生,我们穷家穷户的,生儿养女也是劫数啊!屋子里又小又脏,没有个落脚的地方。”欧阳恒文把身子一歪,堵在门口。

“不要紧,我们公事人吃的公事饭,三灾七难都不忌讳。如今抗战时期,国难当头,又提倡起‘新生活’运动来了,蒋委员长规定,行人都靠左边走了嘛!”保长用文明棍推开了恒文,正要迈腿,一只



手从后边拉住了他。

“保长哇！月子婆房里进不得。‘新生活’、旧生活都一样，沾了腥气要晦气一辈子的呀！”杏婆婆笑呵呵地拉住了保长，“你们当先生的，讲究的就是个功名前程。要真的误了你老的荣华富贵，他恒文家也担待不起。有话到我屋里去说。恒文哪，你也过来，过来给保长答话。”说着，半拉半推地把保长请到了她自己家里。

“恒文！”保长开门见山地说，“今天我爬十五里山路，是单找你来的。本保长辖内，一十七名适龄壮丁，就数你家嵩伢子前程大，中了个‘上上’签，又是当众开的柜，偏偏那天联保主任也在场过了目。”他把手中的文明棍晃了晃，“你我虽是乡里乡亲，我潘某人是要帮忙插不上手，想敬神也找不到庙啊。听说过不几天，师管区就来要人了。”

欧阳恒文呆痴痴地站着，张了张嘴巴没有说话。

杏婆婆递过来一碗茶，说：“保长先生，不是听说‘独子不当兵’吗？”

姓潘的笑了笑：“是啊，‘独子不当兵’是上边定的法。可是恒文的婆娘前几天不又生了个丁吗？这叫‘两丁抽一’。我也是警察揍他爹——公事公办嘛！”

“生儿子？”杏婆婆故意把嘴一撇，说，“恒文婆娘前世没有修来这个福，今生再也没有这个命啰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又生了个丫头片子，赔钱货。这几天恒文正想找个富裕人家，一担谷子也不要，把这丫头送过去哩。”

“真的？”保长放下茶碗站了起来。

“是我接的生，那还假得了！那天我一接下来，说是个丫头，恒文婆娘哭得死去活来，就连恒文这么个老实人，也生着闷气，直到今天还没有和他婆娘搭过一句话哩！你要是不信，我们就过那边屋里看看去。”